

世界文学小丛书

维罗尼克
的尸衣

《世界文学小丛书》

维罗尼克的尸衣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维罗尼克的尸衣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4印张 130千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1,450册

统一书号：10263·025 定价：1.10元

出版说明

随着党的两个三中全会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四化建设蓬勃发展，神州大地欣欣向荣。我们中华民族正意气风发地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开拓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迫切需要全面地认识世界，了解外国的社会与文化，从中吸取精华。提高自身文化修养；而有分析地广泛阅读世界各国的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正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有效途径。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部特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世界文学小丛书》。

《世界文学小丛书》由世界文学编辑部编辑，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着重介绍二十世纪世界各国优秀文学作品，其中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顾散文、诗歌、戏剧等其他体裁。

《世界文学小丛书》以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文艺工作者、外事干部以及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为读者对象；内容通俗易懂，文字浅显优美，可读性较高，插图新颖别致。为帮助读者了解本丛书所介绍的作家，还配有作者简介等辅助性材料。

《世界文学小丛书》将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每册约十三万字，便于读者公余闲暇携带阅读，在惜时如金的当代中国社会，有利于合理地支配和使用自己的时间。

《世界文学小丛书》是世界文学编辑部向广大青年读者介绍现当代外国文学的一种尝试。不当及谬误之处，敬请各界读者不吝指正；有关选材、译文、编排、插图、装帧等各项事宜，也欢迎提出宝贵的批评和意见，以便今后不断改进提高。

世界文学编辑部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4年11月

目 录

米·图尼埃

维罗尼克的尸衣.....郭宏安译 (1)

星期五或原始生活.....徐家顺译 (21)

罗·加里

假货.....郑克鲁译 (106)

我渴望天真无知.....郑克鲁译 (123)

马·埃美

图发尔案件.....李恒基译 (132)

穿墙记.....吕彤邻译 (155)

罗·韦赛尔

古怪的午餐.....郑克鲁译 (167)

旅客.....郑克鲁译 (187)

费·马尔索

货到付款.....王振孙译 (198)

一句多余的话.....王振孙译 (213)

作者简介..... (220)

维罗尼克的尸衣

米·图尼埃

郭宏安译

每年七月，国际摄影竞赛都吸引大批业余和职业摄影师到阿尔勒^①来。这几天中，展览遍及大街小巷的各个角落，无休止的大讨论在各咖啡馆的平台上进行着。晚上，总主教府的院子里张起一块大银幕，有身份的来宾放映他们的作品，一群热情洋溢而不留情面的年轻人则加以赞扬或是奚落。熟悉摄影界内情的人感到莫大的喜悦，他们在小巷和广场上认出了安塞尔·亚当斯^②、恩斯特·哈斯、雅克·拉蒂格、福尔维欧·罗伊特、罗伯特·杜阿诺、阿尔杜尔·特莱斯、埃瓦·鲁宾斯坦、吉赛尔·弗仑德等人。人们互相指点着，那是卡蒂埃-布莱松，他正溜墙根走着，因为他相信，他如果被人看见，他自己就什么也看不成了；那是让-路易·西

① 阿尔勒，法国南方古城，位于罗纳河口。

② 以下诸人均当代各国著名摄影师。

埃夫，他那么漂亮，人们简直要他只拍摄自己了；那是布拉萨伊，神秘的夜游人，在普罗旺斯的大太阳底下也身不离那把陈旧的黑伞。

“布拉萨伊，你为什么老拿着这把伞？”

“这是癖好，是我戒烟那天染上的。”

无疑，我是第一次看见埃克托和维罗尼克在一起；不过，事出有因，我开始只注意到埃克托一个人。那是在一块狭窄的舌状地上，这些舌状地包围着卡马尔格地区，把残存的咸水塘和大海隔开，成群的红鹳扑进水塘，宛若一张张红白相间的大网。一群摄影师由竞赛的一位组织者带领，聚集在这水乡泽国拍裸体相。模特儿裸露着健美的身躯，落落大方，变换着姿势，忽而在浪花中奔跑，忽而趴在沙滩上，忽而蜷缩成胎儿状，或者在死水塘中行走，有力的大腿拨开水草，搅起蓝光闪闪的波纹。

埃克托是个典型的地中海人，中等身材，肌肉结实，小牛般低低的额头，覆盖着卷曲的黑发，使有些稚气的圆脸发暗。他浑身散发着自然的兽性，与周围的活水或死水、发红的草、灰蓝色的沙子、年深日久而发白的树桩等简单粗犷的东西十分合拍。他当然是一丝不挂，却也不尽然，他戴着一串项链一样的东西。那是一段穿着一枚巨牙的皮条，这野蛮的装饰使他更显得精赤条条。他怀着一种天真的乐趣接受摄影师们不断的拍照，仿佛他的健美的肉体应当受到尊崇一样。

大家乘六辆车返回阿尔勒。偶然的会使我坐在一位瘦削而活跃的小个子女人身边，在她身上，聪明和某种狂热的魅力取代了美丽，而她又老实不客气地让我与她分担又沉又占地方的摄影器材。她心绪相当恶劣，不断地嘟囔，严厉地批评早晨的工作，不过，我却拿不准她的话是不是对我说的。

“早晨拍的照片……没有一张可留。这个海滩！这个埃克托！平庸之至！简直是明信片一类的东西！而我，我有四十毫米的远距离镜头。用这样的超广角镜头，可以获得远景有趣的扭曲变形。只要埃克托把手伸向镜头，他就会有一双巨手，后边是小小的身躯和一个麻雀样的脑袋。有趣，而这才是真正的独创。这不算什么。把大海、沙滩、虫蛀的树桩都扔在一边，这个小埃克托，我真愿意让他成个人物。只是这需要工作。工作和牺牲……”

当天晚上，我在城里散步，观赏阿尔勒的夜景，看见两个人——埃克托和维罗尼克——在沃克撒尔咖啡馆的平台上。她在说话。我吃惊地听着。她在谈工作和牺牲吗？我尽量慢走，以便至少听见他回答维罗尼克的一个问题。他把我早晨看见的项链从衬衣领子下面拉出来。

“是，这是一颗牙，”他说，“一颗虎牙，从孟加拉弄来的。当地人认为，只要有这东西在身上，就不怕被老虎吃了。”

他说的时候，维罗尼克以一种阴郁、执着的神情观察着他。

竞赛结束了，我也不见了埃克托和维罗尼克的踪影。到了冬天，我甚至差不多把他们忘了。

一年以后，我又到了阿尔勒。他们也去了。我发现维罗尼克毫无变化，埃克托却变得认不出来了。他那有些孩子气的笨拙，漂亮野兽式的狂妄，乐天而热烈的喜悦，都已荡然无存。我不知道是由于生活的何种变化，他消瘦得令人担忧。维罗尼克似乎把自己的那种焦躁不安的节奏传给了他，以主人的眼神关切地望着他。她并不拒绝——恰恰相反——评论他的变化。

“去年，埃克托漂亮，但是并不真正上相，”她对我说，“他漂亮，摄影师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他的身体和脸拍成相当忠实，因此也很美的照片。但是，如同所有摹本一样，这样拍成的照片明显的低于真实的原物。”

“现在，他变得上相了。何谓摄影？摄影就是那种产生出比真实物体意味更深远的照片的能力。用通俗的话来说，上相的人使认识他而又第一次看见他的照片的人惊讶：照片比真人美，好象它把一种至今隐藏着的美显露出来。然而，这种美，照片不是显露，而是创造。”

随后，我知道了他们正住在一起，维罗尼克在卡马尔格租了一幢简陋的农舍，离梅雅纳不远。她邀我去作客。

那是一种茅屋，极低，芦苇顶，如果不是碰到栅栏上，简直不能从卡马尔格的景物中辨认出它

来。我很难想象他们的共同生活。几间屋子布置得极其简陋。摄影器材堆得满满的，也不过是些聚光灯、闪光灯、反射式幻灯机、拾相器材，还有就是冲洗和放大的暗室，大量的瓶装、桶装、封在盒子里、包在塑料垫里的化学药品。其中的一间似乎是给埃克托的。那儿，在一张简陋的桌子和一个四周围着橡皮帘的澡盆旁边，是全套的锻炼肌肉的家伙，一派锻炼、用力、反复做着因钢铁而变得沉重不堪的动作的气氛。一面墙上竖起了一排架子。对面，器械架上放着各种规格的铅球和哑铃，全套橡木制的木棒。屋间里剩下的地方，放着扩胸器、卷缩器、健肌器、腹板、划桨和杠铃，这仿佛是一间手术室或一间刑讯室。

“去年，如果您还记得的话，”维罗尼克解释说，“埃克托还象一枚新鲜的小果子被包着，但已硬了，成熟了。非常有味儿，但是对摄影毫无意义。在这一块块滚圆平滑的肌肉上，光线滑过去，停不住，也不产生效果。每天三小时大运动量的训练改变了这一切。应该告诉您，自从我把他弄到手以后，这些体育器材就一直跟着我们东奔西走。这是我随身携带的照相器材的正常补充。当我们走动的时候，我们的小货车总是装得满满的。”

我们换了一个房间。在一张由一块木板、两个支架做成的桌子上，堆积着放大的、围绕着一个主题变化的照片。

“这就是，”维罗尼克对我说，声音中有一种亢

奋的意味。“真正的、独一无二的埃克托！看！”

这真是埃克托吗？颜面凹陷，颧骨高耸，下巴尖削，眼眶突出，缕缕发卷服服贴贴，如同上了釉一般。

“裸体相的规律之一，”维罗尼克说，“是面部的头等重要性。多少照片，人们希望它们精彩——它们可能精彩，它们应当精彩——却毁于一副不好的面孔，或仅仅是毁于面孔与身体的不和谐！吕西安·克莱格，我们来到阿尔勒多多少少都是他的客人，割下了裸体照的脑袋而解决了这个问题。显然，割头是个彻底的办法。从逻辑上说，这该毁了照片。其实不然，这给予照片更充沛、更隐秘的生命。可以说，脑袋中包藏着的灵魂脱离了被割下的脑袋而进入呈现给观众的躯体内，并在其中显示出来，产生出大量充满活力的微小细节，皮肤上的细孔，绒毛，对比明显的瘡点，鸡皮疙瘩，还有被水和阳光抚弄着凸现的柔软部分的那种柔和的质感，这些都是一般裸体相所没有的。”

真是伟大的艺术。然而我认为这是女性裸体专有的艺术。男性裸体不适合这种让头几乎为身体所吞没的手法。请看这个形象。面孔是躯体的密码。我的意思是说，躯体本身是用另一种符号系统表现的。面孔同时又是躯体的钥匙。请看博物馆存放的陈列品中某些被肢解的人像。没有头的人变得不可理解。他一无所见，因为他没有眼睛。于是，他使参观者痛苦地感到，是他自己，参观者，变成了瞎

子。而女性的雕像却正因为失去了脑袋而更能在丰满的肉体中焕发出活力。

“无论如何，”我让她注意到，“不能说您给予埃克托的面孔闪耀着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关注。”

“当然不能！一副警觉的、好奇的、外向的面孔对裸体相将是一大灾难，它将使其丧尽实质。身体将变成这束投射到物体上的光亮而无足轻重的支撑物。如同灯塔的塔身，其存在——淹没在黑夜中——仅仅是为了把转动的灯举向天空。一副裸体相的好面孔是一副关闭的、集中的、内向的面孔。看看罗丹^①的《思想者》吧。那是个野蛮人，脸埋在手心，做着剧烈的努力，以便从他可怜的脑子里引出一道模糊的光亮来。他的整个强壮的身体，从内转的脚到搬运工般的脊梁，直到公牛一样的脖子，都贯穿着这种努力，仿佛变了形一样。”

“实际上，我是想到了雕像的眼睛，想到了它们奇怪的目光，仿佛总是穿透了我们而并未看见我们，仿佛它们只能对石头有感觉。”

“雕像的眼睛是封闭的泉。”维罗尼克肯定地说。

一阵沉默，我们端详着三张用超硬性相纸洗出的照片。埃克托的躯体，背景一片漆黑——我知道那种巨大的各种色彩的糊墙纸，摄影师用来隔离他们的模特儿，活象一只虫子被钉在昆虫学家的盒子里——是用单色的、强烈的光源形成的阴影和光区

^① 罗丹(1840—1917)，法国雕塑大师。

显现出来的，看起来象是冻住了，一直到骨头都照遍了，象尸体一样被卸开或者象是解剖示范。

“这还不完全是所谓‘写生’。”我开了一句玩笑，试图消除这些形象的相当邪恶的魅力。

“写生不是我的特长，”维罗尼克承认，“请想想保尔·瓦莱里的话：‘真实是赤裸裸的，但是裸体之下才是剥了皮的东西。’因此，摄影有两大流派。一些人捕捉令人惊奇、令人感动、令人恐惧的形象。他们跑遍城市乡村，沙滩战场，为了抓住转瞬即逝的场面，不为人见的动作，光芒四射的时刻，这一切都表现了人类命运的令人心碎的无价值，它从虚无中浮现，又注定要返回虚无。这些人是布拉萨伊、卡蒂埃—布莱松、杜阿诺、威廉·克雷恩。还有另外一派，完全是从爱德华·威斯顿那一派分化出来的。这一派的形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反复斟酌的，是静止不动的，用意不在刹那，而在永恒。他们之中有德尼斯·布里哈特，您该能在此地见到他，象海明威似的留着胡子，戴着眼镜。他隐居在吕伯龙^①，二十年来只拍植物。您知道他的最凶恶的敌人是谁吗？”

“请讲。”

“风！风吹动了花。”

“可他却选择了一个常年刮北风的地方！”

“这个主张静止的流派有四个专长的领域：肖

^① 吕伯龙，阿尔卑斯山脉的一条支脉，在法国境内。

像、裸体像、静物和风景。”

“一方面是写生，一方面是静物。我几乎想弄弄文字游戏说：一方面是活的风光，一方面是拍照死物。”

“这于我并无妨碍，”维罗尼克让步了。“我对死亡感兴趣，还不止于感兴趣。我注定迟早要去殓尸房拍照。在尸体——真正的、天然的尸体，不是那种放在床上、两手交叉、不眨眼地准备接受喷洒圣水的那种——是的，在尸体中有一种真实……我怎么说呢……一种大理石般的真实。您注意到吗，一个孩子不愿被人带走的时候，是多么有办法使自己变重，使自己变得异乎寻常地‘死沉’？我从未抱过死人。我肯定，如果我试一试的话，我会被压垮的。”

“您让我害怕！”

“别装腔作势啦！我觉得，再没有比这种害怕死亡和死人的新式胆小鬼更可笑的了。死人遍地皆是，打头的就是艺术。噢！您确切地知道什么是文艺复兴的艺术吗？人们可以下好几种定义。我认为最好的一种是，文艺复兴的艺术就是对尸体的发现。无论古代或中世纪，都没有尸体解剖。希腊的雕塑艺术，从解剖学的观点看是绝对无懈可击的，却是完全建筑在对活人的身体的观察之上。”

“写生。”

“完全正确。普拉克西泰莱斯^①观察过运动中

① 普拉克西泰莱斯，古希腊著名雕塑家，生活于公元前四世纪。

的竞技者。出于宗教的，或风俗的，或其它的理由，他从未剖开过一具尸体。要等到十六世纪，特别是佛莱米人安德列·维萨尔^①，才真正诞生了解剖学。他第一个敢于解剖。从此，艺术家们纷纷拥入公墓。几乎所有这个时期的裸体画都开始发出一股尸体味儿。不仅雷奥那多·达·芬奇和邦弗努多·赛里尼^②的画稿中充斥着解剖学的插图，就是许多活人的裸体画，人们也猜得出那种剥皮的念头。贝诺佐·戈佐利^③的《圣·塞巴斯蒂安》、奥里维托大教堂^④中吕卡·西涅莱里^⑤的壁画，仿佛是从某种死尸的舞蹈中出来的。”

“文艺复兴的这个方面的确是出人意料啊。”

“与中世纪健全的身体相比，文艺复兴时代看起来是一个垂死的、焦虑的时代。中世纪是宗教裁判所审判巫术、刑讯室和焚尸柴堆的黄金时代。”

我放下了埃克托的裸体像，它们仿佛突然变成了一次审判巫术的证据。

“亲爱的维罗尼克，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古老的年代，您不认为您有被烧死在柴堆上的危险吗？”

“不一定，”她立即反驳说，好象她早已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似的。“那时候有一个很简单的办

① 安德烈·维萨尔(1514—1564)，佛莱米解剖学家。

② 邦弗努多·赛里尼(1500—1571)，意大利著名雕塑家。

③ 贝诺佐·戈佐利(1420—1497)，意大利画家。

④ 意大利著名大教堂。

⑤ 吕卡·西涅莱里(1450—1532)，意大利画家。

法使自己沉浸在一片巫术之中而不冒任何风险。”

“什么办法？”

“参加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团！说到柴堆，我有种种理由认为，最好的位置不是上面，而是边上，在前排座位上。”

“为了观看和拍照。”

我准备走了，但是最后一个问题又使我开了口。

“说到观看，我很失望，离开您而没有去向埃克托问声好。”

我觉得她那因我的戏谑而一度容光焕发的脸沉了下来，仿佛我刚刚干了一件冒失的事。

“埃克托？”

她看了看表。

“这个时辰，他正睡觉呢。跟他过去遵循的那套荒谬的制度相反，我强迫他少吃多睡。”

她毕竟还是笑了笑，添了一句：

“这是身体健康的金科玉律，睡即吃。”

我正朝门口走去，她象是又改变了主意。

“您还是可以看看他。我了解他。他得有更大的响动才能醒呢。”

我跟着她走到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前。我开头以为这间小屋没有窗棂，但是我注意到挂起来的帘子与灰白的墙壁和天棚浑然一色。一切都是那么白，那么光，使人恍如置身一个蛋壳的内部。埃克托叉手叉脚地趴着睡在一张低而宽的垫子上，那姿势使我想起了半年前在卡马尔格时他所取的一种姿